

斯大林

收閱

回後

在聯共（布）第十六次大會上關於
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與總
結的第二、三部分



東北局黨校蘇共黨史研究室翻印

第二部分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蓬勃發展和國內情形

現在來講蘇聯底內部情形。

在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現在流行着經濟的恐慌和不斷增加的失業，而我們國家的內部情形却恰好相反，是國民經濟不斷興旺和失業不斷地減少。大工業發展起來，並且加快了發展的速度。重工業鞏固了。社會主義部份的工業已經大大的前進了。在農業中發展了新的力量，就是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莊。倘若兩年前我們有過五穀生產的危機，在收買糧食方面主要的全靠個人經濟，那末，到了現在，重心已經移到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場上去了，而五穀的危機大體上可以說是解決了。農民中間的基本羣衆，徹底的轉到集體農莊方面來了。富農的反抗已被打退。蘇聯的國內地位更其堅固了。

現在蘇聯國內的一般情形，就是這樣。
我們來考察一下具體的統計。

一 整個國民經濟底發展

一、如果一九二六——二七年裏，即黨的第十五次大會前，全部鄉村經濟連木材業、漁業等等都在內，它的總生產，照戰前盧布計算總共有一百二十三萬萬七千萬盧布，即等於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一

百零六點六；那末下一年，即一九二七——二八年，就是百分之一百零七點二；一九二八——二九年，是百分之一百零九點一，到了今年，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農業發展的情形來判斷，將至少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十三到百分之一百十四。

這裏我們見到整個鄉村經濟不斷的增長，雖然它的速度是比較慢些。

一九二六——二七年，即黨的第十五次大會以前，全部工業大小都在內，連麵粉工業也在內，生產總值，照戰前盧布計算有八十六億四千一百萬盧布，就是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零二點五；第二年，一九二七——二八年，是百分之一百二十二；一九二八——二九年，是百分之一百四十二點五；到了今年，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工業發展的情形來說，至少將要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八十。

這裏我們見到整個工業空前迅速的發展。

二、一九二六——二七年裏，即黨的第十五次大會前，我們所有鐵路上的貨物轉運量是八百一十七億啓羅米突噸，即戰前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七；到了第二年，一九二七——二八年，是百分之一百三十四點二；一九二八——二九年，是百分之一百六十二點四；今年，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所有的統計，將不下於戰前百分之一百九十三以上。至於說到新鐵路的建築，那末，在報告所包括的時期內，即從一九二七——二八的年度開始，鐵路從七萬六千啓羅米突增加到了八萬啓羅米突，這就是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三十六點七。

三、倘若把一九二六——二七年裏國內商品買賣的流轉，當做一百（三百一十萬萬盧布），那末，一九二七——二八年裏，流轉的數量就增到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四點六；一九二八——二九年裏，增到了百分之一百六十點四；到了今年，根據所有的統計，流轉的數量就將等於百分之二百零二，這

就是說，等於一九二六——二十七年的兩倍。

四、倘若把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我們全部信用借貸機關的總差額算做一百（九十一萬萬七千三百萬盧布），那末，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就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四十一；到一九二九年十月一日就增加到百分之二百零一點一，即等於一九二十七年的兩倍。

五、倘若把一九二六——二十七年的國家總預算算做一百（六十三億七千一百萬盧布），那末，一九二七——二八年，國家預算增加到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五點五；一九二八——二九年裏增加到了百分之一百四十六點七；到了一九二九——三〇年，就增加到了百分之二百零四點四，即等於一九二六——二七年度預算的兩倍（一百二十六萬萬零五百萬）。

六、倘若一九二六——二七年我們對外貿易的流轉量（進出口）是等於戰前百分之四十七點九；那末，一九二七——二八年，我們見到對外貿易的流轉量增加到了百分之五十六點八；一九二八——二九年裏增加到了百分之六十七點九；到了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所有的統計，將要至少等於戰前百分之八十。

七、總計在報告所包括的時期中全部國民收入增加的情形（按一九二六——二十七年的不變價格計算），根據國家計劃局的統計，是：一九二六——二十七年的國民收入等於二百三十一萬萬二千七百萬盧布；一九二七——二八年等於二百五十三萬萬九千六百萬盧布，增加了百分之九點八；一九二八——二九年等於二百八十五萬萬九千六百萬盧布，增加了百分之十二點六；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所有的統計，國民收入應該至少等於三百四十萬萬盧布，那就是一年中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年來平均每年的增加超過百分之十五以上。

倘若我們注意一下美、英、德等國的國民收入，平均每年祇增加率不超過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八，那末，應該承認，蘇聯國民收入增加的速度真正要算是破天荒的了。

二 工業化的成績

我們國民經濟的發展不是盲目的，而是朝着一定的方向的，就是正朝着工業化方面的，是在增加工業在全部國民經濟總體系中的比重的目標之下進行的，是在把我們國家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的旗幟下發展的。

一、從工業在全部國民經濟的總生產量中的比重來說，全部工業和全部鄉村經濟之間對比關係的變動，在報告所包括的時期中有如下的情形：戰前，工業在全部國民經濟總生產量中所佔的部份是百分之四十二點一，鄉村經濟所佔的部份是百分之五十七點九；一九二七——二八年工業所佔的部份等於百分之四十二，鄉村經濟佔百分之五十四點八；一九二八——二九年工業佔百分之四十八點七，鄉村經濟佔百分之五十一點三；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統計，工業應該佔百分之五十三以上，鄉村經濟應該佔百分之四十七。

這就是說，工業的比重，已經開始超過鄉村經濟的比重了，我們現在已經處在變農業國為工業國的前夜。（鼓掌聲）

二、從工業在國民經濟的商品生產中的比重方面說來，工業的比重更要大。倘若在一九二六——二七年，工業的商品生產，在國民經濟商品生產的總數內所佔的部份，是等於百分之六十八點八，鄉村經濟所佔的部份是百分之三十一點二；那末，一九二七——二八年裏，工業就佔百分之七十一點

二，鄉村經濟佔百分之二十八點八；一九二八——二九年，工業佔百分之七十二點四，鄉村經濟佔百分之二十七點六，到了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統計，工業將要佔百分之七十六，鄉村經濟佔百分之二十四。

在鄉村經濟這種特別不利的條件中，其中有一點是因為鄉村經濟的小農性和商品生產量少。由此很明顯了，用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莊的方法去鞏固鄉村經濟，去增加它的商品，這種狀況必有相當的改變。

三、但是，一般工業的發展，還不能表明工業化速度的全景。爲要見到全景，就必須再確定輕重工業間的關係。所以，生產工具的生產（重工業）在全部工業生產中所佔的比重不斷增加，應該算是工業化發展的最明顯的表徵。倘若一九二七——二八年裏生產工具的生產在全部工業中所佔的部分是百分之二十七點二，大眾消費品的生產佔百分之七十二點八；那末，在一九二八——二九年裏，生產工具的生產就要佔百分之二十八點七，消費品佔百分之七十一點三；一九二九——三〇年，生產工具的生產，根據一切統計要佔百分之三十二點七，消費品佔百分之六十七點三。

倘若不拿全部工業來看祇拿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所計劃的，一切基本生產部門的工業來看，那末，生產工具的生產和大眾消費品的生產之間的關係，就要更好些：一九二七——二八年，生產工具的生產佔百分之四十二點七，消費品佔百分之五十七點三；一九二八——二九年，生產工具佔百分之四十四點六，消費品佔百分之五十五點四；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統計，生產工具生產將要佔百分之四十八以上，而消費品的生產佔百分之五十二。

我們國民經濟的發展，是在工業化的表徵之下，是在鞏固和發展本國重工業的表徵之下進行的。這就是說，我們已經提高了，並繼續發展着我們經濟獨立的基礎——我們的重工業。

三 社會主義工業底領導地位和發展速度

我們國民經濟的發展，是在工業化的標誌之下進行的。但並不是隨便什麼工業化我們都需要。我們所需要的工業化，是要它能保證社會主義式的工業不斷地超過小商品式的工業，尤其是資本主義式的工業。我們工業化的特點，就在它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它能够保證社會化部份的工業戰勝私人經濟式的部份，戰勝小商品的和資本主義的部份。

下面就是關係各部份經濟中的投資和生產總值的增長的一些統計材料。

一、倘若拿各部份工業中投資數量的增加來看，那末，我們就可以見到下列的情形。社會化部份：一九二六——二七年裏爲十二萬七千萬盧布；一九二七——二八年爲十六萬萬一千四百萬盧布；一九二八——二九年爲二十萬萬四千六百萬盧布；一九二九——三〇年爲四十二萬萬七千五百萬盧布。私人經濟和資本主義部份：一九二六——二七年爲六千三百萬盧布；一九二七——二八年爲六千四百萬盧布；一九二八——二九年爲五千六百萬盧布；一九二九——三〇年爲五千一百萬盧布。

第一，這就是說，社會化部份工業中投資的數量增到了三倍以上（百分之三百三十五）。

第二，這就是說，私人經濟和資本主義部份的投資，在這個時期中減少了五分之一（等於百分之八十一）。

私人經濟和資本主義部份，是依靠着舊資本過活，並在走向滅亡。

二、倘若按部份來看工業的總出產，那末，我們見到下列的情形。社會化的部份：一九二六——二七年是一百十九萬萬九千九百萬盧布；一九二七——二八年是一百五十三萬萬八千九百萬盧布；一九

二八——二九年是一百八十九萬萬零三百萬盧布；一九二九——三〇年是二百四十七萬萬四千萬盧布。私人經濟和資本主義部份：一九二六——二七年是四十萬萬四千三百萬盧布；一九二七——二八年是三十七萬萬零四百萬盧布；一九二八——二九年是三十三萬萬八千九百萬盧布；一九二九——三〇年是三十三萬萬一千萬盧布。

第一，這就是說，社會化部份工業的總生產，在三年內增到了兩倍以上（百分之二百零六點二）。

第二，這就是說，私人經濟和資本主義部份工業的總出產，在同一時期減少了五分之一（百分之十八點八）。

倘若不拿全部工業的生產來看，祇拿大工業來看，並且把它分兩部份來看，那末，我們就見到社會主義部份和私人經濟部份間的關係有以下的情形。社會化部份在本國大工業生產中所佔的比重：一九二六——二七年是百分之九十七點七；一九二七——二八年是百分之九十八點六；一九二八——二九年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一；一九二九——三〇年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三。私人經濟在本國大工業生產中的比重：一九二六——二七年是百分之二點三；一九二七——二八年是百分之一點四；一九二八——二九年是千分之九；一九二九——三〇年是千分之七。

你們可以見到，資本主義的份子在大工業中，已經走向末路去了。

很明顯的，「誰戰勝誰」的問題，工業中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成份，還是他們戰勝社會主義的問題，基本上已經是以有利於社會主義式的工業勝利方面解決了。徹底地解決了，再不會變更了。（鼓掌聲）

三、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所計劃的國有工業，在報告所包括的時期中的發展速度的總計更可注意。倘若把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所計劃的社會主義工業，在一九二六——二七年時候的總生產算是一

百，那末，一九二七——二八年，這種工業的總出產，就增到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七點四；一九二八——二九年增到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八點六；而到了一九二九——三〇年，它將增加到百分之二百零九點八。這就是說，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計劃下的社會主義工業，包含一切主要工業部門和全部重工業，在這三年之中，已經達到了戰前的兩倍以上。

不得不承認，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底大工業的發展有過這樣快的速度。

這種情形就使我們有根據說到五年計劃四年完成。

四、有些同志對於「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口號抱着懷疑的態度。不久以前，有一部份同志，把第五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所通過的五年計劃當作幻想看待。我且不講資產階級的著作家，他們一聽見「五年計劃」四個字，就驚訝得目瞪口呆。倘若我們從實行五年計劃第一二兩年的情形來說，事實是怎樣呢？審查執行最高度的五年計劃的結果，告訴我們什麼呢？這不但證明我們能够把五年計劃四年來完成，而且這還證明，在許多工業部門中，我們能够三年完成甚至二年半完成。在機會主義營壘裏的懷疑論者看來這好像是不會有的，但這是事實，要爭論這點，就簡直是愚蠢，可笑。

你們自己來評判吧。

照五年計劃，煤油業在一九三二——三三年，應該出產九萬萬七千七百萬盧布的生產品。而實際上，一九二九——三〇年已經能出產八萬萬零九百萬盧布的生產品了，即等於五年計劃內預定在一九三二——三三年出產的百分之八十三。所以，我們大概在兩年半以內，就能完成煤油工業的五年計劃。

按照五年計劃，泥炭工業到一九三二——三三年應該出產一萬萬二千二百萬盧布的生產品。實際上，在一九二九——三〇年，它已經能出產一萬萬一千五百萬以上盧布的出產品了，即等於五年計劃

所預定在一九三二——三三年所出產的百分之九十六。所以，我們在兩年半內（倘若不早些的話）完成泥炭工業的五年計劃。

照五年計劃，一九三二——三三年全部機器製造工業要出產二十萬萬五千八百萬盧布的生產品。但實際上，在一九二九——三〇年裏它已經能出產十四萬萬五千八百萬盧布的生產品了，即等於五年計劃預定在一九三二——三三年出產的百分之七十。所以，我們在二年半或三年內就完成全部機器製造業的五年計劃。

照五年計劃，農業機器製造業在一九三二——三三年裏應該出產六萬萬一千萬盧布的產品。但實際上，在一九二九——三〇年裏，已經能出產四萬萬盧布的產品了，即五年計劃所預定在一九三二——三三年應該出產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所以，我們在三年內（倘若不早些的話）就能完成農業機器製造業的五年計劃。

照五年計劃，電機工業，到一九三二——三三年時，應該出產八萬萬九千六百萬盧布的產品。實際上，在一九二九——三〇年裏，就已經出產五萬萬零三百萬盧布的產品了，即五年計劃預定在一九三二——三三年出產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所以，我們在三年以內就完成電氣工業的五年計劃。

我們社會主義工業發展的空前速度，就是這樣。

我們加速的前進，在技術經濟方面趕上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家。

五、這當然並不是說，在生產的規模上說來我們已經趕上了他們，或我們的工業已經趕上了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工業發展的程度了。不，還差得遠哩。不應該把工業發展的速度和工業發展的程度混為一談。許多人把它們混淆起來，以為倘若我們達到了工業發展的空前速度，因此，我們就已經達到了

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工業發展的程度了。但是，這是根本不對的。

譬如，舉電力生產做例子，那裏的速度是很快。我們電力的生產，從一九二四——二九年，差不多增加了百分之六百；而美國在同時期內，電力的生產，祇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八十一；加拿大祇增加到百分之二百一十八；德國祇增加到百分之二百四十一；意大利祇增加到百分之二百二十二。你們看，這裏我們的速度是向來沒有過的，它超過了一切其他國家的速度。但是，倘若考察一下這些國家中電力生產發展的程度，例如一九二九年的程度，把它和蘇聯的發展程度比較一下，那末，蘇聯的情形是很不可以安心的。蘇聯電力生產的發展雖然有空前的速度，可是在一九二九年，祇有六十四萬萬六千五百萬啓羅瓦特小時；而美國却有一千二百六十萬萬啓羅瓦特小時；加拿大有一百七十六萬萬二千八百萬啓羅瓦特小時；德國有三百三十萬萬啓羅瓦特小時；意大利有一百零八萬萬五千萬啓羅瓦特小時。

你們看，差別是很大的。

結果就是，照發展的程度來說，我們還落在這些國家後面。

或者舉生鐵的生產做例子。倘若把一九二六——二七年的生鐵出產當做一百（二百九十萬噸），那末，三年來，即從一九二七——二八年度到一九二九——三〇年度，生鐵的生產差不多增加到兩倍，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九十（五百五十萬噸）。你們看，發展的速度是很高的。但是，倘若從我們生鐵的生產程度來看，把蘇聯生鐵生產和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生產的規模比較一下，那末，情形就不十分令人感到安慰了。開始先說到，我們到今年（一九二九——三〇年度）才趕上和超過戰前生鐵生產的程度。就這一點，就使我們得出一個確定的結論，就是說，倘若不加速五金發展的速度，我們就會使全部工業生產的命運發生危機。至於說到我們的和西方的生鐵生產的程度，那末，我們見到下列的情形：一九

二九年美國生鐵的出產，等於四千二百三十萬噸；德國等於一千三百四十萬噸；法國等於一千零四十五萬噸；英國是七百七十萬噸；而蘇聯生鐵的出產在一九二九——三〇年裏，總共祇有五百五十萬噸。你們看，差別是不少哩。

因此，結果就是，在生鐵出產發展的程度方面，我們是落在這些國家後面的。這些情形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

(一) 不應該把工業發展的速度和工業發展的程度混在一起；

(二) 在我們工業發展的程度方面，我們是比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落後得很多；

(三) 祇有繼續加緊我們工業發展的速度，我們才能够在技術和經濟方面趕上和趕過資本主義國

家；

(四) 噪嚷着要減低我們工業發展的速度底人們，就是社會主義的敵人，是我們階級敵人的奸細。
(鼓掌聲)

四 農業和穀類問題

上面我講到全部鄉村經濟的情形，連林業、漁業等等都在內，並沒有把鄉村經濟按部門的來劃分。倘若我們從全部鄉村經濟中劃分出基本的部門，例如穀類經濟、畜牧、原料植物，那末，照蘇聯人民農業委員部和國家計劃局的總計，就得到以下的情形。

一、倘若把一九一三年穀物的播種面積當做一百，那末，每年穀田變動的情形如下：一九二六——

二七年等於百分之九十六點九；一九二七——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九十四點七；一九二八——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九十八點二；到今年（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所有的材料，將要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一百零五點一。

你們看到，一九二七——二八年的五穀田是減少了。這種減少，並不是像右傾機會主義營壘中的庸人關於這點的胡喊那樣，說是因爲五穀經濟退化了；這乃是因爲七百七十萬海克脫秋麥田（蘇聯秋麥田的百分之二十）凍死的緣故。

倘若再把一九一三年五穀的總出產當做一百，那末，所得到的情形如下：一九二七年等於百分之九十一點九；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九十點八；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九十四點四；一九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總計，將要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一十。

這裏也應該注意一九二八年五穀總出產的減少，這是因爲烏克蘭和北高加索底秋麥凍死的緣故。

至於說到五穀總出產中的商品部分（鄉村外的流通），那末，我們見到更有意思的情形。假定把一九一三年五穀總出產的商品部分當做一百，那末，結果就是：一九二七年的商品生產等於百分之三十七；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三十六點八；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五十八；而一九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統計，將要等於戰前百分之七十三以上。

因此，結果就是耕田面積和五穀總生產方面，祇到一九三〇年才達到戰前的程度，並稍稍的超過了一些。

再就是，在五穀的商品生產方面，我們離戰前程度還遠得很，今天還要差百分之二十五。我們糧食缺乏的根源就在這裏，這在一九二八年尤其緊張。

五穀問題的基礎也就在這裏。

二、牧畜方面的情形差不多也是這樣，不過尤其使人耽心。

倘若把一九一六年各種牲口的頭數當做一百，那末，每年的情形就如下：一九二七年的馬匹，等於一九一六年的百分之八十八點九，牛等於百分之一百十四點三，綿羊、山羊等於百分之一百十九點三，豬等於百分之一百一十一點三；一九二八年馬等於百分之九十四點六，牛等於百分之一百十八點五，綿羊、山羊等於百分之一百二十六，豬等於百分之一百二十六點一；一九二九年馬等於百分之九十六點九，牛等於百分之一百十五點六，綿羊、山羊等於百分之一百二十七點八，豬等於百分之一百零三；一九三〇年馬等於百分之八十八點六，牛等於百分之八十九點一，綿羊、山羊等於百分之八十七點一，豬等於百分之六十點一。

你們看，倘若注意到最後的一年，那末，很明顯地我們見到牧畜業有了開始縮小的表徵。

從牧畜業的商品生產上說來，尤其在肉和油類方面情形更使我們不安。倘若把每年肉和油的總出產當作一百，那末每年肉和油的商品生產，在一九二六年就等於百分之三十三點四，一九二七年等於百分之三十二點九，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三十點四，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二十九點二。

因此，我們見到牧畜業中小經濟和小商品性的經濟，帶着明顯的不堅定和經濟上不可靠的表徵。結果，沒有超過一九一六年的牲畜業的程度，而最後一年倒有了很明顯的不斷減少的表徵。

因此，在我們已經大體上順利地解決了五穀問題之後，又擺着肉類問題，這個問題的緊張程度，現在已經表現出來了，這個問題正需要解決。

三、我們工業的原料植物的種植，就另是一種情形了。假定把一九一三年原料植物的耕種面積當

做一百，那末我們就見到：在棉花方面，一九二七年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零七點一，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一百三十一點四，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一百五十一點四，一九三〇年等於百分之二百十七；麻的種植，一九二七年等於戰前百分之八十六點六，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九十五點七，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一百十二點九，一九三〇年等於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糖蘿蔔，一九二七年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零六點六，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一百二十四點二，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一百二十五點八，一九三〇年等於百分之一百六十九；含油作物，一九二七年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七十九點四，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二百三十點九，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二百十九點七，一九三〇年等於百分之二百六十以上。

原料植物的總出產同樣也有這樣好的情形。假定把一九一三年的總生產當作一百，那末我們就有：棉花，在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一百一十點五，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一百十九，一九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統計，將要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八十二點八；亞麻，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七十一點六，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八十一點五，一九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統計，將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零一點三；糖蘿蔔，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九十三，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五十八，一九三〇年，根據所有的統計，將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三十九點四；含油作物：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一百六十一點九，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一百四十九點八，一九三〇年，根據所有的統計，將等於戰前百分之二百二十。

因此，在原料植物方面我們見到比較好一些的情形，這裏我們把一九二九年糖蘿蔔除外不算，因為那次收成被害蟲所損害了。

可是，就在原料植物方面，將來還有可能並必會發生嚴重的動搖和不穩定的表現，像已講過的麻和油類植物的數目字所表示的那樣，因為那裏小經濟佔優勢，而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場的影響很小。

因此，在鄉村經濟上在我們面前擺着下列的問題：

(一) 鞏固原料植物的地位底問題，其方法就是保證在那些區域有足量的賤價的糧食生產品。

(二) 提高牧畜業和解決肉類問題，其方法就是保證那些區內有充分的五穀產品和飼料。

(三) 徹底解決五穀問題，這是現在鄉村經濟的主要問題。

這樣看來，五穀問題是鄉村經濟中的基本問題，是解決一切其他問題的鑰匙。

因此，解決五穀問題，是鄉村經濟的各種問題中的第一種任務。

但是解決五穀問題和引導鄉村經濟走上長足發展的道上——這就是根據消滅農村經濟的落後，供給它拖拉機和農業機器，供給他們科學工作人材，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商品出產量。沒有這些條件，就用不着夢想解決五穀問題。

以個人的小農經濟為基礎，是否能夠實現這些條件呢？不，不能夠。這是不能夠的，因為小農經濟不能使用 and 佔有新技術，不能夠充分的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能夠充分的增加鄉村經濟的商品生產量。留下來祇有一條路，這就是擴大農村經濟的路，設立那種具備有現代技術的大經濟的路。

但是蘇維埃國家，不能夠走那種組織資本主義大經濟的道路。它可以而且祇應該着手組織社會主義式的大經濟，應用現代的新技術。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莊就是這類的經濟。

因此就發生一種任務，設立蘇維埃農場，聯合小農經濟成為大的集體農莊，這是解決一般鄉村經濟問題尤其是五穀問題唯一的方法。

自從第十五次大會以後，尤其是在一九二八年初發現了糧食的嚴重困難之後，黨就在日常實際工作中跑上了這條道路。

應該指出，我們黨在第十五次大會的時候，就把這種根本的問題提在面前當作實際上的任務，那時候我們還沒有遇到糧食的嚴重困難。在第十五次大會底著名的「關於鄉村中工作問題」的決議，很明白地說：

「在現在這個時期中，應該把聯合和改造個體小農經濟爲大的集體經濟，作爲黨在鄉村中的基本任務。」

把第十五次大會上中央委員會報告中論到這個問題的地方引證一下，也許算不得是多餘的事。那裏鄭重的、肯定的提出用集體化的方法消滅鄉村經濟落後的問題來。請聽那裏所說的話：

「出路在那裏，出路是把散漫的小經濟轉變爲共同耕田的大的聯合經濟，轉變爲用新式高級技術來集體耕田的經濟。」

出路就是：要使小的和最小的經濟漸漸的、不屈不撓的、不是用壓制的方法而是用證明和說服的方法聯合成爲公共的、聯合的、集體耕種的大經濟，使用農業機器和拖拉機，應用科學方法提高農業的強度，旁的出路是沒有的。

五 農民之轉向社會主義和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發展的速度

農民的轉向集體化不是一下子開始的。這種轉變是不會一下子開始的。在第十五次大會時，黨的確已經喊出集體化的口號。但是要農民羣衆大批的轉向社會主義，僅僅喊出口號是不夠的。要達到這種轉變，至少還需要一個條件，就是要農民羣衆自己相信所提出的口號是對的，接受它，當它是自己的口號。所以這種轉變是漸漸準備起來的。這種轉變的養成，是靠我們發展的全部過程，首先就是供